

二龙山桃花节

赵志勇(嘉祥)

3月30日,正值二龙山桃花节,天朗气清,风柔日暖,我们一行五人驾车寻访桃源。才过洙水河,未见桃花,先见山脚下车阵逶迤如龙,首尾相衔逾千米,蔚为壮观。

踏入二龙山景区,漫山遍野的桃花如潮水般涌入眼帘,粉白织就的云霞与远山、村落、金黄的油菜花交相辉映,宛如一幅天然田园画卷。

景区配套的旅游循环山路、生态停车场、观景台等设施为游客提供了便利。汇入红男绿女中,踏着碎石铺就的蜿蜒小径,穿行于无尽的花海之间,“人面桃花相映红”的古典意象跃然眼前。

桃花源广场上质朴的表演传递着嘉祥独有的风土人情。舞台下,游客与乡亲们围坐一起谈笑着,一张张笑脸映衬着乡村振兴的蓬勃气象。周边还设有特色农产品和小吃摊位,祥城“农嘉宴”、桃花酿、手工煎饼、桃木炖土鸡等乡土美食琳琅满目,舌尖上的烟火气与花海的诗意完美融合。

登上观景台俯瞰,游客们身着汉服穿梭于桃源间,远眺青山叠翠,近闻花香浮动,好一处人间桃源。桃花潭边儿童正用清脆的声音背诵着李白的《赠汪伦》;桃花编织的秋千架上,扎辫子的小女孩正欢快地荡着秋千,她满脸的笑容化作父母眉间的轻展;“鲤鱼跃龙门”景点处,一位老人声情并茂地讲述着“二龙戏珠”的由来,周边的人们听得如痴如醉;桃园结义亭前,游人身着汉服,正体验桃园结义的场景,看他们郑重严肃的神情,仿佛穿越到了三国时期。

离山时回首望去,二龙山的轮廓在暮霭中若隐若现,恍若双龙衔着那片桃霞,将春日的诗行刻入游人眉间和心上。

槐花开处是吾乡

张悦(兖州)

槐花在我的印象中,更接近于装饰品,像是仕女发簪上最显眼的流苏。当小朋友们嬉笑着冲向槐花,一人抓一大把揉进嘴里的时候,我却总是挑出最完整的一串别在头发上,觉得自己和古画中美女的影像重合,于臆想之中得到满足。

槐树有很强的自愈能力,明明伤痕累累,在炎热的夏天依然枝繁叶茂,为人挡风遮雨,一如孩子对父母的索取和父母对孩子的付出,永远没有尽头,一切都可以在爱中自愈。

就像爸爸对我的爱。我“不达目的誓不罢休”的性格正来源于从小爸爸对我的各种纵容和妥协。一到槐花盛开的季节,我就会表现得异常兴奋,因为可以名正言顺地爬树,或与小伙伴们尽情嬉闹。爸爸一直误以为我的兴奋劲是因为嘴馋,他想方设法地找来槐花,变着花样做给我吃,而我只是象征性地吃几口,却让爸爸觉得是因为自己做得不够好吃而自责不已。

爸爸离开了以后,我突然疯了似的喜欢上了吃槐花,饱餐一顿竟是为了满足胃还是填满有空缺的心,我一直没有弄清楚,只是明白了,想要的东西不那么容易得到时,才会显得弥足珍贵。

人是善变的,总想打破常规对生活做些新的尝试。人又是固执的,对某种事物的爱与不爱很难改变。

深刻在记忆中的味觉和习惯都是无法取代的,就像一年一次的相约和永远无法弥补的亏欠。

又到了今年的相逢,窗外的槐花摇曳着召唤着我,它带着满满的爱意即将来到我的身边……

托养中心的春天

罗静(泗水)

刚刚适应微山的生活没多久,我就走进了新的工作单位——微山县托养中心。尽管我对托养工作有所了解和接触,但对于新环境还是有不少陌生感。

初入托养中心,首先接触到的是十多位特殊的学员,与其说是学员,倒不如说是一群特殊的孩子。起初,我内心是忐忑甚至有点抵触,但当我看到那些渴望的眼神时,我百感交集,毕竟曾从事家政工作多年的我深知残疾人群体的不易与需求。在这里,我将以一位老师的身份去照料他们。

一次偶然的机,我拿着绘本教学员识图,当指到生日蛋糕的时候,一位学员开心地念叨着:“蛋糕,蛋糕,生日蛋糕!”可紧接着却又自言自语地说道:“我没吃过。”我听后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酸楚,当晚,就将学员渴望吃生日蛋糕的事情,告诉了从事公益活动多年的姐姐罗艳。

3月4日,春风徐徐,姐姐带领微山“益起来”助学团的爱心人士来托养中心送蛋糕。当爱心人士为每名学员都戴上生日帽,并给他们送上分发好的蛋糕时,学员的脸上都露出了灿烂的笑容。那一刻,我看到笑靥如花,看到每一朵花儿都热烈地绽放在托养中心里,绽放在我们用心耕耘的地方。

在充满爱的日子里,感觉每天都能量满满。那天我刚去上班,就看到椅子上有一件学员的棉服,等我拿起时,学员慌忙地跑过来说:“老师,我衣服破了,帮我缝上,谢谢。”我看着学员恳切的神情,看到他那份渴望,我笑着点点头。拿针,穿线,缝衣,我不禁想起了母亲为我们姊妹缝缝补补的场景,想起了自己偶尔给儿子缝衣的夜晚……一针一线,细细密密,不一会儿就缝好了。站在一旁的学员高兴得连蹦带跳,不停地道谢,一点点催开了我心头的花朵。

阳春时节,风和日丽,我们的希望都在悄悄孕育着,所有的夙愿正在慢慢实现着,托养中心的春天就这样到来了。

母亲的谎言

高晓华(梁山)

今天下雨,我给母亲打过去电话:“娘,你在家吧?我去你那儿送点吃的。”母亲说:“别来了,你们那么忙,上次给我买的东西我还没吃呢。”

我知道母亲又在说谎,她必定是盼望我们去的。平时,大部分时间家中就母亲一个人,很少有人陪伴在母亲身旁。我知道,自从父亲去世后,母亲是孤独的。母亲平时爱看天气预报,我知道,母亲是盼望下雨天,只有下雨天我们才有空回家看看。

最近一年多,母亲总让姐姐给她送一些手工活儿。母亲说,反正闲着也是闲着,不如挣两个钱儿花。与其说母亲是闲不住想赚钱,不如说她老人家是想用做手工来打发无聊的时间。或者,用做手工,来怀念我们姊妹几个承欢膝下的好时光。记得小时候,母亲常常用碎布片缝成沙包,或把零散线掷在铜钱上,做成毽子哄我们玩。她带着我们投沙包、踢毽子,像个孩子王一样,母亲给我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的欢乐。

我邀了姐姐和弟弟一同回家看望母亲。

家就是一个幸福温暖的港湾,娘在家就在。和母亲在一起,时间总是过得那么快。有一种陪伴,始终在岁月中无言地守候,再无聊的时光,只要在亲人身边,也是一种快乐的消遣。

不知不觉,已到傍晚。母亲一再催我们回家:“天快黑了,趁还看得见路,回去吧!”

我们和母亲恋恋不舍地告别,母亲送出门外,脸上堆满笑,一边挥手再见,一边用手揉眼,口里嘟囔着:“人老了不得好,老眼昏花视物不清,还风吹落泪。”我心里明白,母亲依依不舍、伤心落泪是真的。那一刻,我喉咙哽住,望着母亲满头的白发,什么也说不出口。

母亲有太多的谎言,可是,我知道,那些谎言都是用爱编织的。

枣树花开

李瑞华(梁山)

说起来,我有很多年没见过枣树开花的样子了,更深的印象还是留存在儿时的记忆里。

我老家的院子里,是有两棵老枣树的。靠近大门口一棵,院子东墙处一棵。

枣树开花晚。她要等到百花百树都开尽了,她才不疾不徐地登场亮相。

“簌簌衣巾落枣花,村南村北响缦车。牛衣古柳卖黄瓜。”果然,农历四月前后,小麦扬花的时候,枣树开始发芽开花了。起初,嫩绿的叶片间,只是星星点点地冒出些米粒大小的花苞,如同被岁月藏起的秘密,带着几分俏皮的神秘感。

微风带着暖阳的温度,悠悠拂过。那些花苞像是被施了魔法,一夜之间,就热热闹闹地挤满了枝头。枣花呈淡绿色,四片小巧的花瓣,像是精心雕琢的碧玉,紧紧簇拥着中间嫩黄的花蕊,恰似守护着一个珍贵的梦。

凑近瞧,每一朵枣花都闪烁着生命的微光,它们相互交织、簇拥,形成一片独特的花之海洋。空气中,弥漫着枣花那淡雅清甜的香气,似有若无,却又丝丝缕缕,钻进鼻腔,直抵心间,如同一场温柔的梦境,让人心生欢喜。

这时的枣树,浑身上下都透着勃勃生机。枣花像一粒粒小米附着在绿叶间,那些细碎的枣花瓣像极了小星星,葳蕤蓬勃地开在翠青色的小枝上,又多又密,晶莹剔透。

春风徐来,吹绿记忆里细碎的枣花开。愿岁月安好,故乡的枣花一直开在我的心灵深处,永不凋谢。